

對日抗戰紀念碑文舉隅

吳相湘

中國對日抗戰是世界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大事，人類文化發展演變的方向也由於這一大戰而深受影響。這實在是從現在起各國歷史學人共同努力研究的大題材。

歷史的研究，首先注意搜集各種關係史料。現今各種雜誌刊載的有關抗戰事實的個人回憶錄以及專題論文，自然是重要史料之一種，却不足以顯露這一民族聖戰的全貌。必須更廣泛搜集當時的紀念碑文、詩、詞、歌曲、戲曲、相片等等，更擴大向海外去尋求。現在「亡羊補牢，尚未為晚」，希望中外雜誌社立即開始注意這一工作。

本文特介紹有關紀念碑文兩件，企盼引起各方注意，共同致力於這一工作。第一件是「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胡適之先生用白話撰碑文及銘詞，這是很少見的，加以錢玄同先生書法，可說相得益彰。

第二件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由該校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撰文，文學院教授聞一多，羅庸分別書丹，篆額。其中不祇述及該校在戰時可紀念的大事，尤其是對神聖抗戰的歷史地位的論列，更是言人所未言，最值得注意。

這兩件碑文拓本，分別度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中央黨史會史料庫。以下是這兩件碑文拓本的原文：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

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院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岳，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併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

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心，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今，惟我國家亘古亘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者一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

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且和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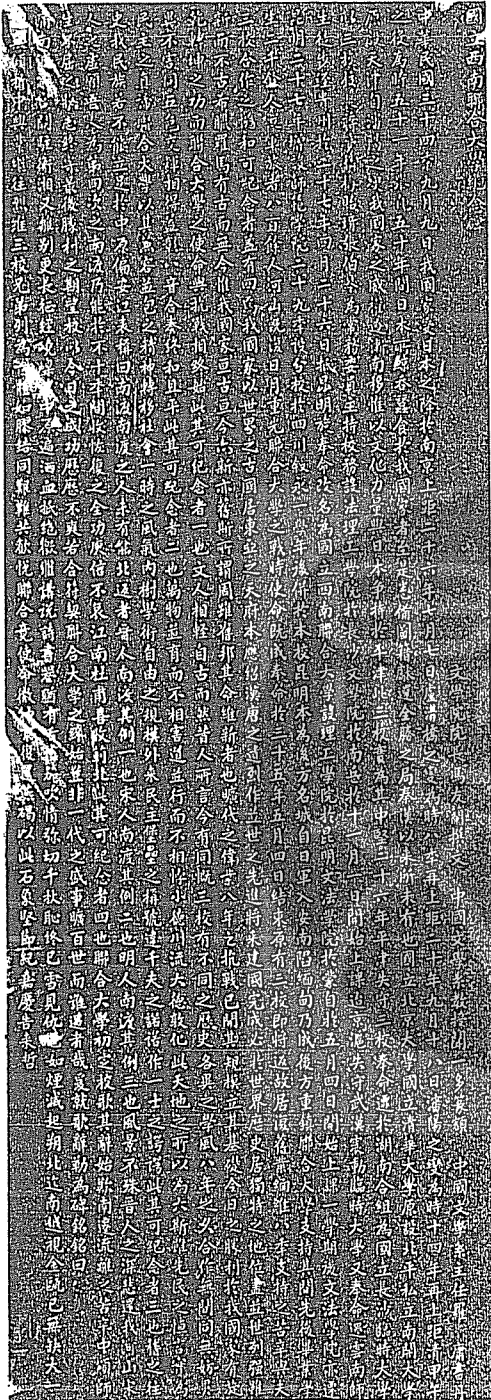
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

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

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終始，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曰：

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嶮嶮。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微，繼講說；詩書器，猶有舌；儘吹笛，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



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

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

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

胡適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日本軍隊佔據了熱河，全國都大震動，從三月初旬到五月中旬，我國的軍隊在長城一帶抗敵作戰，曾有過幾次很光榮的奮鬥，其間如宋哲元部在喜峯口的苦戰，如徐庭瑤、鬬麟徵、黃杰所率中央軍隊在南天門一帶十餘日的血戰，都是天下皆知的。但這種最悲壯的犧牲，終於不能抵抗敵人的最新最猛烈的武器，五月十二日以後，東路我軍全退却了，北路我軍苦戰三晝夜之後，也退到了密雲。

當五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四時，——當我國代表接受了一個城下之盟的早晨——離北平六十餘里的懷柔縣附近，正開始一場最壯烈的血戰，這一戰從上午四時直打到下午七時，一千多個中國健兒用他們的血洗去了那天的城下之盟的一部份的恥辱。

在懷柔作戰的我方軍隊是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總指揮即是民國十六年以孤軍守涿縣八十八天的傅作義軍長，他們本奉令守張家口，四月二十九日，他們

奉令開到昌平待命增援，命下之日，全軍歡呼出發，用每小時二十里的砲步，趕赴陣地，五月一日全部到達昌平，僅走了二十四小時，五月十五日第五十九軍奉令開到懷柔以西，在懷柔西北高地經石廠至高各莊的線上構築陣地，十七日復奉令用主力在此陣地後方三十餘里的半壁店稷山營的線上構築主陣地，他們不顧敵軍人數兩倍的衆多，也不顧敵軍器械百倍的精利，他們在敵軍飛機的偵察轟炸之下，不分晝夜，趕築他們的陣地，他們決心要在這最後一線的前進陣地上用他們的血染中華民族歷史的一頁。

二十三日天將明時，敵軍用侵華主力的第八師團的鈴木旅團及川原旅團的福田支隊向懷柔正直攻擊；又用鈴木旅團的早川聯隊作大規模的迂迴，繞道襲擊我軍的後方，正直敵軍用野砲三十門，飛機十五架，自晨至午，不斷的轟炸，我方官兵因工事的堅固，士氣的鎮定，始終保守著高地的陣地，那繞道來襲擊的早川聯隊也被我軍攔擊，損失很大，我軍所埋地雷殺敵也不少，我軍的隱蔽工事僅留二寸見方的槍孔，必須等到敵人接近，然後伏槍伏砲齊發，伏兵齊出，用手擲彈投炸，凡敵人的長處，到此都失了效用，敵軍無法前進

，只能向我高地陣地作極猛烈的轟炸。有一次敵軍襲中隊攻進了我右方的陣地，終被我軍奮力迎擊，把陣地奪回，我軍雖無必勝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有全連被敵砲和飛機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陣地屹然未動的；有袒臂跳出戰壕，肉搏殺敵的；有攜帶十幾個手擲彈，伏在外壕裏，一人獨力殺敵人幾十的。

到了下午，他們接到了北平軍分會的命令，因停戰協定已定了局了，令他們撤退到高麗營後方。但他們正在酣戰中勢不能遽行撤退，而那個國恥的消息又正使他們格外留戀這一個最後抗敵的機會。直到下午七時，戰事漸入沈寂狀態，我軍才開始向高麗營撤退，敵軍也沒有追擊。次日大阪朝日新聞的從軍記者視察我軍的高地陣地，電傳彼國，曾說：「敵人所築的俄國式陣地，實有相當的價值；且在堅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戰壕，殊令人驚歎！」又云：「一看他們戰壕中的遺尸，其中有不過十六七歲的，也有很像學生的，青年人的熱狂可以想見了！」

懷柔這一戰，第五十九軍戰死的官和兵共三百六十七人，受傷的共二百八十四人。

五月三十一日停戰協定在瀋陽簽字後

，第五十九軍開至昌平附近集結；凡本軍戰死官兵未及運回的，都由軍部僱本地人就地掩埋暗樹標誌，六月，全軍奉令開回綏遠復員；九月，懷柔日軍撤退後，傅軍長派人備棺木殮衣，到作戰地帶，尋獲官兵遺骸二百零三具。全數運回綏遠，綏遠人民把他們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戰死將士公墓，並且闢為公園，垂為永久的紀念！公墓將成，我因傳作義軍長的囑託，敘述懷柔戰役的經過，作為紀念碑文，並作銘曰：

這裏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結了他們的祖國。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弔敬禮的，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報答他們的血！

編者跋

吳相湘教授提供的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文，極富史料價值，碑文撰者胡適博士，行文用字極其鄭重，原碑文首段：「……其間如宋哲元部在喜峯口的苦戰，如徐庭瑤、關麟徵、黃杰所率中央軍隊在南天門一帶十餘日的血戰」，列舉中央軍將領徐庭瑤、關麟徵、黃杰血戰南天門的經過，為中央軍奮起抗日，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轉戰全國各地的無數例證之一。中央軍為八年抗戰之主流，輝煌戰果，忠勇事迹昭昭在人耳目。中外史書亦屬斑斑可考。中共

之歪曲史實，誣讖誹謗，誠不值識者一笑。

馮友蘭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有句：「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破空而來，極為引人注目，固知碑文要旨，在於表明：「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

馮友蘭如今陷身大陸，陷共之後受盡迫害，以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蔣主席領導之下的學術自由，民主作風，與中共之殘暴奴役，極權統治兩相對照，當亦有不勝今昔之感吧。

中外雜誌繼續徵集抗戰史料佳作啓事

本誌已發行一百零一期，創刊迄今，對於抗戰史料佳作之徵集，兼容並蓄，不遺餘力，其間引起國際重視，或加彙譯或刊行單行本，均極受讀者歡迎，近八年以來，中外雜誌實國內刊載抗戰史料最精采最多之一大型期刊，本誌為供國際人士，歷史學家採擷、參考，決定繼續長期徵求有關抗戰八年各項史料，暨個人真實經歷，如紀念碑文、詩歌、圖照漫畫，專題報導，以及人物傳記、懷舊憶往、軼聞軼事，歷次戰役……等，凡其性質合於本誌稿約要求者，一經奉到，概予優先發表，至於本誌原有遍邀名家執筆撰寫抗戰史料之計劃，尤將廣續進行，並予加強，謹啟。